





孟子卷之十一



朱熹集註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柎捲也。以
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柎捲。

柎音
捲

立圓
反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柎柳。柎捲。屈
木所為。若庖匱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



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栝
椽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栝椽也。
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栝椽。則亦將
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
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

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
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他端反

湍。波流潔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
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
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夫音扶。搏補各反。

搏擊也。躍跳也。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與平聲。下同。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

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膠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

其義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
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
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
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
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

義乎

與平聲
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宜衍。李氏曰。或有闕文
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
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
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

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
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
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
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
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
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多。無以異於耆吾多。夫
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多亦有外

與者與嗜同
夫音扶

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也。○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

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

鄉人惡平聲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

也

此亦上章者矣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

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好去
聾

此即湍水
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
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
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
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
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
疑此或有誤字。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平聲孟子
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
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
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扶夫音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
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
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

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惡去聲。鑠式灼反。舍上聲。蓰音師。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筭數也。

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

是懿德

好去聲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彛。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

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弱強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

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顧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今夫粳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

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
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
養。人事之不齊也。

夫音扶。斃音牟。耬音憂。磽苦交反。

斃。大麥也。耬。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
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履。我知其不

為蕢也。履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蕢音

蕢

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履。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
之所著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
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
天下何著。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
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

也

者與嗜同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

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

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古姣

反卯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

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

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

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

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

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

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

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蘖五割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

所息。平日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日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好惡並去聲。梏工毒反。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日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

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日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日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日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

物不消。長上聲。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舍音捨與平聲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待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枯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

哉

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為講官言於

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官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踈。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眾。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上舍

聲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惡辟皆去聲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眾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

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

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

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

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

賢者能勿喪耳。

喪去聲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

嗟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

與之。乞人不屑也。

食音嗣。嗟呼故。反。蹴子六反。

豆。木器也。嗟。吐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

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

窮乏者得我與。

爲去聲。與平聲。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

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

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為並去聲為之為並如字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啜蹠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焉斯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哉。舍上聲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場然有深省處。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

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遠於仁。而義有其矣中。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手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盡

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

為去聲

此在指學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惡去聲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

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入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櫟。養其楨棘。則為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

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入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櫟。養其楨棘。則為

賤場師焉

舍上聲。檟音賈。檟音貳。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檟。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比。目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

失大也。

為去聲。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

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

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

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

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天之比。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方未詳孰是。但作比。宜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與。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眾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

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

此人爵也樂音洛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

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

必亡而已矣要音邀

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

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

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

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

也聞去聲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也。梁羨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羨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

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也諸已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義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

已矣。

萑音蹄。稗音蒲。賣反。夫音扶。

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義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萑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義。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

者亦必志於彀。

彀古候反。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

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由藝且然。况聖人之道乎。

孟子卷之十一

孟子卷之十二

告子章句下

朱熹集註

凡上
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

禮重

任平
聲

任國名屋廬子名
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狂人復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於如字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

何有。不難也。

高於岑樓

揣初委反

本謂下。木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

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

比之。奚翅色重

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

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

家牆而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

得妻。則將樓之乎

紵音軫樓音婁

紵。戾也。樓。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

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

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雞。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入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

勝平聲

匹字本作鳴。鳴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驚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

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

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後去聲長

上聲先去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

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之行去聲

並

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庸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

受業於門

見音現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

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夫音扶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注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

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弁音盤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傳。為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

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
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
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
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
詩也

關與彎同射食
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
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
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
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
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
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
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趙氏
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
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
小弁之怨未足爲怨也

○宋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棼口 莖反

宋姓。棼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說音稅

時宋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斨者。禁攻寢兵。救

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

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
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
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
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
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
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
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
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

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
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

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
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
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季子任爲任處守以幣交
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
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狂。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隣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

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

子。爲其爲相與。爲其之爲去聲。下同與平聲。

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耶。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

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爲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諸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

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

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先後為皆去聲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惡趨並去聲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也。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

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泚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

百里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繇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繇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稅音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

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揮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膳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

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膳肉行其見樂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眾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樓

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

王之罪人也。

朝音潮，辟與關同，治去聲。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培，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樓，率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

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軟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七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

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上聲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

也滑音骨

滑釐慎
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

里

二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况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辟。開。墾也。

為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著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音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扶

天首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饗殮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

司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

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

為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

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惡去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平聲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
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
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
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
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
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
也

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去聲好善足乎。

丑問
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
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
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
下同

輕。易也。言不以
千里為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訑音移治去聲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為消長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已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

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圃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况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夫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

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

舉於市。說音悅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與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

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衡與橫同

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

者。國恒亡。

拂與弼同

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拂之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也。教

孟子卷之十三

孟子卷之十三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上

九四十一
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

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夭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

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知天而不以夭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足以為智矣。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

○子學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舍上聲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
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上聲

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

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無耻之耻

無耻矣

趙氏曰人能耻己之無所耻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耻辱之累矣

○子墨子曰耻之於人大矣

耻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耻焉

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耻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耻之心

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耻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耻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耻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耻其不能而為之可也耻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

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

言君當屈已以下賢士不在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

子遊句音鉤好語皆去聲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器器自
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器器矣。曰尊德樂義
則可以器器矣。樂音洛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
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
而不徇乎外
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
智反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
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

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已也。民不失望言人素
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
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

下。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
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
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

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旨

與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

視欲然。則過人遠矣。坎欲音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

之民。皞皞如也。皞胡老反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

而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

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夫音扶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遂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疏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

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致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行去聲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

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

乎。疾疾。

知去聲。疾丑刃反。

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疾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

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

容悅者也

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

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

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

與存焉

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如何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

不存焉。樂音洛下同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

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

損焉。分定故也。分去聲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

體不言而喻。

晬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晬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晬面盎背皆積盛

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已歸矣。

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

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煖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衣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

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

使富也。

易。斂。皆去聲。

易治也。時耕治之田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升勝音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焉於處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衆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

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淵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淵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定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

之徒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也。

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

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

天下不為也。為我之為去聲

揚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放上聲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

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聽。則中央為中。一家則聽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

百也

惡為皆去聲

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隣有闕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闕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揚墨而已矣。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

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

人不為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辯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厄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

其介也。此章言抑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

軌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辟讀作譬。軌音刃。與切同。

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

○子墨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

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聲。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

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

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與平聲

尹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

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養七丹反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墊丁念反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

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

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

義。大人之事備矣。

惡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

當為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

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

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

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舍音捨 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

瞽殺人。則如之何

挑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皋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皋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

與平聲。

挑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夫音扶。惡平聲。

言皋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挑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

下。躋音徒。訢與欣同。樂音洛。

躋。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

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

非盡人之子與。

夫音扶與平聲

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皆云羨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晬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

他居相似也呼去聲

埜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

不敬。獸畜之也。食音嗣畜許六反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弊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

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入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揚氏

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朞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紿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之。紿。

反忍。

紿。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

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為去聲。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緜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

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夫音扶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

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魯。是已。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有私淑艾者

艾音義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

也人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

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

及而日孳孳也機孟子曰大匠不為

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

率為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

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

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

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

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

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

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

禮而不答。何也。更平聲。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

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

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

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

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之知並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

流歆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晚反歆
昌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祭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歆長歆。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齒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偏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孟子卷之十三

孟子卷之十四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下

九三十一
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
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
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
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
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
申也以其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
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
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
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

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
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
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
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
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
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
義不如無
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

戰大罪也

陳去聲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好去聲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

千人

兩去聲 賁音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

厥角稽首

書秦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

焉於 虔反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已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

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

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

女果若固有之

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袵之忍反。果說文作媠。烏

反果

飯。食也。糗。乾糲也。茹。亦食也。衿。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已。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問

耳問去聲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問者。我往彼來。問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

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太半之稅。此以賦歛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

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

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

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乘食皆去聲。

現見音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拜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

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立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盛音成。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
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
不通之意。是社稷雖
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
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
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
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
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
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
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
也。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
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
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
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
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
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
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

去他國之道也

重出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

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貉音陌。

趙氏曰。貉。姓。稽。名。為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理。方言亦訓賴。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士。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肆

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維。絲。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群小。孟子以為

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殞。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

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

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句介

然用之而成路句為間不用則茅塞

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條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間以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

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與平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平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

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細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細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若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非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

為發棠，殆不可復。」

復扶又反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

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撻，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于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

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
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
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
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

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

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
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
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
命耶。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

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
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
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
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
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
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
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
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
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

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有諸已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教。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

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莖。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莖。闌也。招。罾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寺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度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非者。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度。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
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
勝用也。勝平聲

充滿也。穿穿穴。踰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
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
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
為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
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爾汝
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

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
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
無適而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誣之也。可
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誣之也。是皆

穿踰之類也。誣音忝

誣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誣。即此意也。
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
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
推無穿踰之心。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
充其無穿
踰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

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

下帶而道存焉。施去聲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

為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

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舍音捨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汙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

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

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

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

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中為行並去聲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

巍然

說音稅 巍音眇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山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

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楚

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

攘。搗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已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又有所向便是欲。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

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為膾炙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在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

狂。獯乎。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

其次也。

獯音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獯作狷。有所不為者。知耻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

狂矣

琴張名宰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以者曾
曾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
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
皮未
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

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嘐火交反行去聲

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
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
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
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
特行有不掩焉
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

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
有志者也獧有守者也
有志者能進於道有
守者不失其
身屑潔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

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慝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喭喭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踴踴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

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踴踴其禹反。閹

音奄

踴踴。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喭喭。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耶。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踴踴。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爲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頽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

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獧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與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

聞而知之

散素
亶反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也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

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質質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

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
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
哉也。

孟子卷之十四

